

万恶的孔孟之道

曲阜、邹县等地工农兵

批林批孔专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孔府佃户村”贫下中农怒斥林彪、孔老二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1)
绝不容许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反革命复辟		
——曲阜工人、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座谈会发言		(7)
孔府佃户的反孔斗争	刘如仲	(16)
戳穿孔丘“仁政”的画皮	骆承烈	(19)
请看，这就是“亚圣府”的“仁政”！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23)
在“孟府”狠批林彪宣扬“仁政”的反动实质		
——济南部队炮兵某部指挥连和驻地群众		
一起批林批孔纪实		(30)
董故庄大队社员在批林批孔斗争中		
狠批林彪吹捧董仲舒妄图复辟的罪行		(37)
林彪为什么吹捧董仲舒？		(40)
调查剥削阶级史 怒斥林彪和孔丘		(44)
批判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滔天罪行		
——中共江西婺源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		
	婺源县革委会报道组 上饶地区革委会报道组	(47)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贫下中农批林批孔文章选		(52)

奴隶们的怒吼

——霍邱县原大地主庄园“李家圩”的佃户和丫环们

愤怒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反动纲领

.....《安徽日报》通讯员 (59)
《安徽日报》驻六安记者站

决不许“万人坑”悲剧重演

——淮南大通煤矿老工人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新华社通讯员 (63)
新华社记者

在侯马市战国时代奴隶殉葬墓所在地

工农兵批判林彪孔丘复辟倒退的罪行..... (66)

殷墟奴隶遗骨揭露了孔老二“复礼”的实质

..... 河南省安阳县武官大队党支部书记 吴日林 (68)

长垣县贫下中农回顾当地历史上的反孔斗争

戳穿林彪孔老二的画皮..... (71)

“孔府佃户村”贫下中农 怒斥林彪、孔老二

山东省曲阜县东风公社西林西大队，位于埋葬孔子的“孔林”西旁，解放前是孔子后裔“孔府”的佃户村。这个村的劳动人民解放前世代饱尝了孔氏地主庄园的压榨欺凌，至今还留着辛酸的记忆。最近他们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的同时，以亲身的经历和大量事实戳穿了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村里举办了许多批判专栏、墙报栏，社员们在家院、田头到处展开对林彪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大批判。

一个孔字 两个阶级

解放前的西林西村，二百二十户农民中有二百十五户姓孔，全村除了三户富农、十五户中农外，有一百四十七户是“孔府”的佃户、修繕户、花匠户、守林户、打杂户、礼乐户等等，遭受残酷的剥削。大队党支部书记孔凡振说：“谁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孔字来？‘孔府’里代代收租，咱们辈辈交租，一个孔字，两个阶级，姓孔的从来不是一家人。”

当时的“衍圣公府”，打着孔子的所谓“仁义道德”的招牌，用“姓孔的是一家人”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可是他们对姓孔的佃户丝毫不讲“仁义”，同样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丰年加成收租，荒年一粒不少收。佃户们家家都有一本

血泪账。孔广富一家就被逼得两辈子卖儿卖女。早年广富的爷爷因租种“孔府”的地，曾卖掉广富的三叔、四叔抵了租。一九四一年，“孔府”又打着“仁义道德”的招牌，租给广富家六分地。谁知这年蝗虫遍地生，粮食颗粒未收，“孔府”的爪牙们一次又一次地上门逼租，来一次还要一次“袜子鞋钱”。广富的父亲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忍痛将自己的九分地拿去抵租，从此一家人外出逃荒。当时冰天雪地，要饭也赶不上门。他父亲没有办法，先卖掉了广富的妹妹，又忍痛卖掉了广富。后来他父亲逃回家，给地主打短工，饥饿成疾，直至活活被折磨死。一家人就这样被弄得七零五散，直到解放后，广富才找到了家。悲惨的遭遇何止孔广富一家。因交不上租惨遭“孔府”毒打的就有二十六人，被逼死的达十五人之多，流落他乡逃荒要饭的有五十多户。

五十七岁的宋文秀老大娘揭露说：解放前，“孔府”大念他们祖宗“仁者爱人”的歪经来愚弄我们。什么“爱人”，完全是吃人！他们嘴里说的是“仁义”之家、“道德”之府，可内瓢里全坏透了，一代一代的“衍圣公”都是些男盗女娼的家伙，吃人肉、喝人血的魔王。她控诉说，她丈夫当年给“孔府”修缮厅房，每天迎着星星去，背着星星归，孩子五、六岁还不认识他爹。她丈夫就这样被“孔府”榨干了油、累弯了腰，最后被赶出了门。她的婆母遭遇更惨。有一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生了个女孩，硬逼着她婆母撇下自己的孩子去他家当奶妈。因为她婆母姓孔，按“宗族”辈份，孔令贻应当称她婆母为“老奶奶”。可是“孔府”里有一条规定，就是“孔氏男不当奴，女不作婢”，姓孔的人进去当奴隶需要改变姓氏，因此，硬逼着她婆母改姓陈，整天喊孔令贻“老爷”。婆母的奶水被吸干了，折磨成病，被赶

出来，自己的亲生子也活活饿死了。宋大娘气愤地说：“不在姓啊，全在阶级，只有阶级亲，没有宗族亲。现在林彪也大念孔子的‘仁爱’经，他是要我们忘记阶级斗争，要地主、资产阶级上台，真是狼子野心。我们贫下中农绝不上他的当！”

全村七个生产队，从学校课堂到田间地头，从老年、壮年到青少年，都齐声痛斥林彪和孔老二。他们说，旧社会“孔府”在五个省有百万亩地，家存万石粮，可是姓孔的佃户当牛做马饿断肠，“孔府”从未施舍过一粒粮。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亲不亲，阶级分，这就是结论。

没有“天命” 只有革命

孔子鼓吹“天命”，林彪叫嚷“天才”。西林西大队的贫下中农驳斥林彪和孔子的谬论时，用本村的今昔对比，生动地说明，只有革命，从来没有什么“天命”。他们说，在黑暗的旧社会，印把子攥在“孔府”里。我们西林西村的佃户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生产年复一年是老样子。“孔府”就用孔老二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鬼话来愚弄劳动人民，想麻痹人民不起来反抗，永远接受他们的奴役。可是，奴隶们不断起来反抗，我们不信天，不信命，不信神，不信鬼，只要革命。霹雷一声响，来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闹翻身，搞革命，分了“孔府”的地，分了“孔府”的粮，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贫下中农欢天喜地庆祝这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大胜利，接着，在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号召下，组织起来，

走集体化道路，日子越过越幸福。

西林西大队的贫下中农说，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我们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大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填平了村东的“老龙沟”，改造了村西的“十亩沙”。在西南三百五十亩蛤蟆洼里，开渠一千五百米，压沙换土，把它改造成亩产八百多斤的水稻田。又通过深翻平整，消灭了二百多亩的“茅草荒”。紧接着在全队二千亩土地上打了四十五眼机井，把解放前的“望天田”改造成现在的地成方、路成网、水渠设在路两旁的稳产高产田。同时，又自力更生地从耕作到打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全大队粮食产量，解放初期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一九七三年亩产达到一千四百五十斤。随着产量的提高，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一九七三年不仅向国家贡献了七十多万斤粮食，集体储备粮也达到了四十万斤，社员储备二十万斤，平均每人储备达三百二十斤。

第二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孔昭富谈到，解放前因交不上“孔府”的地租，被逼得全家逃荒下江南，父亲、弟弟活活饿死在江南，母亲得了神经病，哥哥被地主的狗咬伤了腿，他独自一人又逃荒要饭下了关东，直到解放那年才回了家。如今他一家六口人，住着五间大瓦房，一家分粮三千多斤，家里储备着半年粮。他对比今昔，深有感触地说：“孔老二讲了两千多年的‘天命’，说俺祖祖辈辈都是挨饿的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俺干革命，斗敌敌人垮，斗天天低头，斗地地增产，这就证明孔老二的‘天命’完全是骗人的话，干革命才是阳光大道。叛徒林彪鼓吹什么‘天才论’，大肆贩卖‘孔孟之道’，是为他建立林家王朝服务的，是企图开倒车，复辟资本主义，叫我们贫下中农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

我们一定要砸烂‘天命说’，永远干革命。”

二十四年胜过二千四百年

孔子一生念念不忘复古，林彪也胡说“今不如昔”。西林西大队的贫下中农用事实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言行。

顽固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孔老二，距今已死去二千四百多年了。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西林西村土地越种越少，人口越逃越稀，贫苦农民家无隔宿粮，身无立锥地。他们祖辈相传的是要饭篮子要饭棍。

解放后短短的二十四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胜过了解放前的二千四百年。解放前，全村除了几家富农、中农共有九头牛、五头驴、二辆铁轮大车外，贫下中农一无所有。现在，全大队有四十五台电动机、二十一部柴油机、一百辆小胶轮车、十五辆大胶轮车、两台拖拉机，队队都有播种机、扬场机、粉碎机、磨面机等，还有一百五十多头牛驴骡马大牲畜。正象社员们说的，现在“浇地扔掉了轱辘头，耕地不用老黄牛，开机器扳电把，从种管到收。”解放前，佃户们深受高利贷剥削之苦。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达一百二十多万元，每人平均达七百多元，社员家家有存款。随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社员的生活大大提高。解放前，全村的九间瓦房都是富农的，贫下中农住的都是进门碰头皮的小土屋。现在，全村集体盖瓦房四百七十多间，社员盖的新瓦房达一千三百多间。全村三百三十户，仅自行车就有一百六十辆，还有几十部缝纫机，以及收音机、钟表等物品。文化翻身更为明显。孔老二是办教育的，然而在解放前“夫子门前文盲多”，那时全村只有两个识字

的。现在，全村有四名大学生，一百多名高中、初中毕业生，百分之百的学龄儿童上了学。老年、壮年文盲也都进政治夜校学文化。孔老二垄断文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贫下中农成了文化的主人。

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纷纷以二十四年发展变化的事实，痛斥林彪所谓“农民缺吃少穿”的无耻谰言。老贫农孔庆武愤怒地批判说：“卖国贼林彪打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就是要让‘衍圣公’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开历史的倒车，这绝对办不到！”表示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踏步前进，誓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

绝不容许林彪效法 孔老二搞反革命复辟

——曲阜工人、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座谈会发言

一辈子忘不了的深仇大恨

曲阜县百货公司工人 任庆生
(解放前“孔府”的差役)

我今年五十六岁。我家祖祖辈辈都受“孔府”的压迫和剥削。这深仇大恨，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父亲在“孔府”当了一辈子的奴隶，最后被活活地折磨死了。父亲死后，哥哥又被抓进“孔府”当奴隶。一天，所谓“七十六代衍圣公”的老婆硬说我哥哥“偷”了他侄女的袜带子，用棍子把他毒打一顿，从上房一直打到西花亭，一步一棍子。就这样，我哥哥遭毒打后又被赶出了“孔府”。

接着，我又被抓去，顶替我哥哥当“小子”。那年我才八岁。那个“衍圣公”的老婆整天叫我给她捶腿、捶背、装水烟、倒马桶、扫地，每天都得侍候这阎王婆到深夜。有一次，半夜里我在楼下睡着了，她要抽水烟，喊了几声，我没听到，这阎王婆就叫她的狗腿子把我毒打了一顿，直打得满口是血，昏倒在地。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说什么“仁者爱人”，

真是十足骗人的鬼话。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坏家伙，从来就不把我们穷人当人看待。

孔老二还宣扬什么“忠恕”，其实就是要被压迫者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不记冤、不记仇，服服帖帖地给他们当牛做马，不反抗、不斗争。这完全是阴谋诡计！世世代代的深仇大恨，我们能忘掉吗？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他叫喊要把“克己复礼”（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不到三个月，他和他的死党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几句话，连续写了四个条幅。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他也象孔老二一样宣扬什么“德”、“仁义”、“忠恕”，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妄图开历史倒车，就是要把我们再拉回到“孔府”当奴隶、受奴役。我们绝不答应！

孔老二是我们的死对头

曲阜县林前村贫农社员 张佩英
(解放前“孔府”的“丫头”)

孔老二嘴上说“爱人”、“泛爱众”，而他的心却比毒蛇还狠。孔老二和他的嫡系后代“衍圣公”们，个个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我今年六十三岁了，在旧社会亲身受过“孔府”的压迫。我要说说这个“孔府”是怎么“爱人”、“泛爱众”的。

我七岁那年，碰上闹水灾，家里揭不开锅。我娘只得领着我，抱着刚满四个月的弟弟出外讨饭，走到“孔府”门前，被狗腿子叫了进去，硬逼着我娘给所谓小“衍圣公”当奶妈。我娘不答应，我爹听说后也跑到“孔府”讲理，却被孔氏地主庄园的头子的大老婆毒打了一顿，关进东房（“孔府”的牢房）。我爹不肯让步，又被送进县衙门，关进牢房。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和六十多岁的瞎奶奶。我奶奶想，青天白日，无缘无故地抓人，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领着三个孩子到“孔府”去要人。那时候那地方，天是“孔府”的天，地是“孔府”的地，哪有咱穷人说理的地方。奶奶被“孔府”的狗腿子赶了出来。我娘只好忍痛撇下自己正在吃奶的孩子，到“孔府”去做奴隶。

进了“孔府”，就是进了地狱。“孔府”规定：三年不准出“孔府”，爹死娘亡也不准回家。我娘失去了人身自由。当奶妈的在“孔府”里，被看成是下等人。住在“衍圣公”大老婆隔壁的一间阴冷的小屋里，睡的是两条板凳，盖的是一床薄被；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稍一怠慢，不是挨骂，就是挨打。“孔府”为了欺骗我们，说什么喂大了小“衍圣公”，二世有功。事实怎样呢？我母亲一直在“孔府”干了十九年，平日吃苦受累，五十几岁就已经身老体衰，孔家看我母亲已无油可榨，就把她一脚踢出“孔府”门外。那年母亲已经五十七岁了，实在无法生活，只得四处讨饭。母亲一辈子在“孔府”受的苦不用说了，我的遭遇也不比她好。我七岁到“孔府”当丫头。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给地主婆打水、扫地、倒马桶；晚上，侍候到地主婆睡下，才能休息一

会。一不如地主婆的意，就要挨一顿毒打。穿的是破烂衣裳，吃的是少得可怜的残汤剩饭。

说起“孔府”欺压咱穷人的事，那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何止我一家。我们这个街上的贫下中农都受过“孔府”的压迫、剥削。有的是世代代在“孔府”当奴隶。

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咱穷人才有了出头之日，斗倒了地主，分了房子分了地。如今的生活真是一步更比一步高。我今年六十三岁，一家大小过着幸福的生活，三个儿子有两个参加了工作。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拣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烂，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象孔老二那样“泛爱众”的所谓“仁者”。我们贫下中农完全识破了林彪的黑心眼。根据我和我娘的亲身经历，孔老二永远是我们的死对头！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哪有“爱”劳动人民的。他们从来没有过什么“德”，从来就是用暴力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绝不容许林彪效法孔老二开历史倒车，搞反革命复辟！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曲阜县夏家村贫农社员 夏继贵
(解放前“孔府”的烧水工)

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鼓吹什么“天命观”，意思是说人间的事情都是上天安排的，人们的生死祸福、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来戳穿孔老二的谎言。

解放前，俺夏家村的穷人在“孔府”大地主庄园的残酷剥削下，终身过着“推车挑担扛大活，妻离子散泪成河”的悲惨生活。我爷爷、父亲和我三个人扛长工，还养活不了一家人。一九四二年，“孔府”的二地主主要我去给“孔府”烧水，起五更睡半夜，还得给这些坏家伙烧澡塘，送洗脸水，稍不如他们的意，不用大地主说话，狗仗人势的二地主就呲牙咧嘴，又斥又骂。除了受“孔府”奴役外，还得给二地主推磨、压碾、挑水，受的是“孔府”的双重剥削。有一天早晨，连饭也没吃，二地主就要我给他扛麦子，一口袋有一百五十斤，一口气扛了五十二袋，合起来有七千八百斤。我那时才二十岁，路远、口袋重，累得吐了血。就这样，二地主还逼着我扛完麦子去挑水。一九四三年五月，天旱地硬，我父亲给“孔府”拔麦子，一亩地没拔完就累得吐血。到了十一月，“孔府”的狗腿子、伪保长又来敲诈勒索，我父亲被活活逼死了。在旧社会，全村在“孔府”的剥削下，有三分之二的户逃荒要饭，卖儿卖女。而“孔府”却花天酒地。难

道说，地主阶级的福是“天赐”的，咱们贫下中农的穷苦是“命中注定”的吗？不是，完全不是。地主阶级是靠农民养活的，而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完全是地主阶级敲骨吸髓造成的。

一九四八年曲阜解放了，来了救星毛主席、共产党，我们斗地主，分田地，从此翻了身，当了新社会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又遵照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又办起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社员生活个个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越来越好。把过去的苦、今天的甜一对比，使我认识到，不是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是必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天”。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幻想把已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再翻回来，使我们受二次罪，受二遍苦。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孔老二的“天命观”挽救不了他们的必然灭亡。我们相信人定胜天，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曲阜县红庙村贫协主任 任德立
(解放前“孔府”佃户)

解放前，我家不知多少代给“孔府”当奴隶，听我父亲

讲，祖父就是给孔家出劳役累死的。到了我父亲还是给孔家当佃户。我十岁那年，粮食还没收完，孔家就逼到门上来要租。父亲将全家一年辛辛苦苦收的粮食全送到“孔府”，他们不用斗量，硬要用升量。因孔家交租规定了“地皮”“斗尖”的剥削制度，量租时，倒满了还要倒，一直淌出来，流到地上。尖出来的粮食叫“斗尖”，用一把木刀刮下来，单收起来归管事的；淌在地上的叫“地皮”，归小狗腿子。如果用斗量只有一个“地皮”，一个“斗尖”，用升量就有十个“地皮”，十个“升尖”。这样，一家人辛勤劳动一年，没有得到一粒粮，还欠下孔家两斗粮的债。实在没有办法活命，父母忍痛把我的哥哥和弟弟卖给了孔家，哥哥到孔家不到两年就被活活折磨死了。后来，又把我和一个七岁的妹妹卖给了孔家。我到了孔家一个叫“六姑太太”的家里，起早睡晚地干活，她还是不满意，不是打就是骂。她还立了个家规：“打你骂你不准哼，越哭打得越厉害。”有时候还罚我头顶方砖，腿跪钱板。

“卖盐的喝淡汤，卖席的睡光床，种田的饿肚肠，当奶妈的毁儿郎。”这几句话，在旧社会一点不假。当我和妹妹被卖掉后，父亲打短工，母亲给人家做饭当奶妈。不久，小妹妹便因没有奶吃而活活地饿死了。我的父母亲，由于长期沉重的体力劳动，又吃不饱，先后累倒，连病加饿，不到一年的时间都死去了。就是这样，由于交不起“孔府”的地租，全家七口人，六个亲人被夺去了生命，只剩下我一人。

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何止我一家，千千万万贫下中农受压迫受剥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红庙村，解放前二千二百五十亩土地，“孔府”就占有一千四百四十五亩，本村的地主、富农占六百七十亩，广大贫下中农只占有一百

三十五亩，仅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六。在“孔府”的压迫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实在无法生活。在清代顺治十七年，当时我们红庙村共有一百一十户，就有九十多户给“孔府”当佃户，过着“破屋露着天，破衣露着皮，破锅露着底”的悲惨生活。一九二七年是荒年，几乎颗粒无收，而“孔府”的十二万斤租粮，缺少一颗就要治罪。九十多户佃农中，有八十五户被害得家破人亡，在外逃荒要饭死了一百一十多口，其中十二户都死绝了。而“孔府”却地广财多，孔老二的“第七十六代衍圣公”一家七口人，所霸占的土地多达近一百万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人们都说：“‘孔府’一席宴，穷人百年粮。”

解放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孔府”，使我这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奴隶见到了太阳，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群众推选我担任贫协主任。我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有四个参加了工作，有两个入了党、当了干部。我们家到现在已有一个大学生，两个高中生，两个初中生，够年龄的小孩都入了学，就连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子也认了不少字。贫下中农都和我一样，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庄家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解放前，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破草房里，现在已有十二间新屋。去年虽然遇上了历史罕见的大旱，我们红庙大队党支部依靠了集体的力量，战胜了干旱，获得了亩产六百七十斤的好收成。大队已有了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等各种农业机械，这真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浇水不用轱辘头。”

“孔府”的老祖宗孔老二已经死去二千多年了，但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叫嚷什么“悠悠万事，